

本帮菜馆个“响堂制”

◆ 储有明

老里八早

老底子，上海本帮菜馆流行“响堂”服务；所谓“响堂”是指堂信高声唱念客人所点菜着个名称，选个搭现在餐馆里向轻声细语或者自家扫码点单完全勿一样。

埃歇辰光，菜馆里一般既没拨客人看个纸质菜单；因为店里向可以供应个菜色经常会得有变化，所以当天可以点个菜写粉板浪，挂账账后面个墙壁浪向，客人到账台点菜。

碰着有铜钿个客人，会有堂信跟拉身边服务，为客人报菜名，方便客人点菜。所以当年本帮菜馆里个堂信倭要有一双火眼金睛，客人进店，一看穿着，就能猜到消费档次；马上热情招呼：“先生，几位？楼浪请！”客人落座，堂信先敬茶后报菜名。客人随口点菜，堂信要全部记勒心里，等客人

点菜结束，马上提高嗓音向厨师“唱菜单”：“埃末来哉！先来冷盆六小碟：白鸡、白肚、爆鱼、酱鸭、四喜烤麸、糖醋小排。再来热炒四大盆：炒腰花、炒虾仁，虾仁要双份、剥皮大烤、虾子乌参，乌参要菜心托底。后来大菜三海碗：清蒸鲈鱼要活杀、走油蹄膀要拆骨切片、香酥鸭要外脆里酥。还有点心两道要一甜一咸，一干一湿，猪油夹沙八宝饭，海鲜烩面要宽汤重浇头末勒浪哉。”

堂信每报一只菜名，大菜师傅就用炒菜个勺子敲一记铁镬子，发出“铛”个一声。堂信报到最后一只菜，往往要拖长语调，大菜师傅也要响应一记“耶——”，同时用炒菜勺子敲三记铁锅，意思是所有个菜单全部敲定，马上下锅。

最考验堂信功力个是结账会钞。埃歇辰光既没电子计算器，倚靠账台浪个算账先生拨算盘。坐账台个算账先生珠算熟练神速，人称“铁算盘”。堂信凭记忆报出迭

一桌客人点过个所有菜名；每报一只菜名，算账先生就快速拨动算盘；菜名报完，算账先生就好算出总金额。接下来就轮到算账先生开口“唱单”了：“迭一桌客人一共消费几百几十几块几角。”

埃歇辰光既没手机支付，客人拿钞票交拨堂信，堂信到账台浪付账，再拿找头交拨客人。派头大一眼个客人，潇洒挥手，讲：“找头勒！”堂信一边连声致谢，一边提高嗓音：“老板派头大来兮，找头几块几角付小费！谢谢老板末勒浪哉！”当时菜馆里既有行规，小费一律交拨账台，累积到月底再分。假使客人手面大，小费付得多，堂信还可以到账台浪向领几副筷子，作为礼品送拨客人，搭牢回头客。



听钱程程沪语朗读
微信扫码看视频

《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》中记录下来后，便为历代文人争相引用。譬如唐代李白诗云：“醉看风落帽，舞爱月留人”；宋代韩维诗云：“有秋方毕随轩雨，未节俄惊落帽风”等等。这阵落帽风后来转喻为洒脱、豪迈的气概。

另一则故事缘于清代李雨堂的传奇小说《万花楼演义》。说包拯回京途中在官轿内忽遇一阵狂风，一顶乌纱帽被风吹落……露出包公光头一个。包公喝道：“什么风这等放肆！”旁立排军呆呆答道：“这是落帽风。”于是，包公唤来张龙、赵虎：“着你二人，立刻拿了落帽风回话。”青天白日，要属下去捉一阵来去无踪的怪风，这事来得蹊跷！本就主打一个“传奇”的小说，用后面的章回圆了捉拿落帽风的情节：张龙、赵虎阴阳错地找到破窑里的老妇，却帮助包拯歪打正着地破了“狸猫换太子”的悬案，成就了“包青天”又一桩申明沉冤重案的神奇事迹。

显然，吹落包公顶上官帽的那阵风，才是上海人口中“落帽风”或“捉落帽风”的典故。比起文人赏识的诗赋文章，市井小说更能吸引百姓的眼球，也传播更广。以捉拿飘忽无形之风，来破解扑朔迷离之案，作者的离奇构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，居然可以一直流传到我们浏览《繁花》的现在。

哪里吹来「落帽风」

◆ 叶世祚

沪语中有“落帽风”这一独特的说法，既蕴含了自然景象的描绘，又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生哲理。按字面之意，“落帽风”，描绘的是秋日里一阵不经意的风，便能将人头上的帽子吹落的景象。那么在沪语中，“落帽风”有何含义呢？

金宇澄的《繁花》里两次提到“落帽风”。一次是5室的阿姨听说雪芝要去香港结婚，就说现在工作的全民单位样样都好，而到香港去，等于是“捉落帽风”，没意思；另一次是阿宝看见一身新奇装束、准备做新娘的兰兰，就问她：忙进忙出，像“捉落帽风”，准备到哪一天为止？可见“落帽风”是上海人揶揄无谓忙碌而行踪不定的常用语。

那么，“落帽风”来自何处？又吹落了谁的帽子呢？

历史上有两段脍炙人口的“落帽风”故事。一个出自东晋大司马桓温麾下西征参军孟嘉，说他在重阳节那天戎装出席龙山宴会，酒酣之际被山风吹落了头上的帽子却浑然不知，差点因此成为一场笑料；幸亏他才智过人，借此即兴赋诗，且以其飞扬文采惊艳四座，从此成为才思敏捷、洒脱风雅的榜样。危机公关致使剧情反转得如此丝滑利落，也是没谁了。这则经典故事被他的外孙、著名诗人陶渊明在

“第二课堂”小书摊

◆ 钱红春

弄堂记忆

1950年，我刚刚读小学。埃歇辰光我屋里弄堂口对面人行道浪有一个小书摊。书摊包括几只宽约1米、高约1.8米个大书架，因为怕书架向前倾倒，所以是向后斜靠墙头浪个。书架面浪有一圈大约两层宽个边框，从上到下有七八层放满小书个横搁板，间隔四寸左右。书架两边或者前头有几条板凳，借好书可以坐勒凳子浪看。

埃歇辰光个小书大致有两种。一种是手绘连环画。是画家根据古今中外个名著、历史故事、神话故事、英雄人物传记等进行再创作，绘成一幅幅图画，再配搭一些文字讲述画面里个故事，然后出版。还有一种就是对放映个电影剪辑环印，并有文字说明个电影连环画。至于为啥叫伊拉小书，是因为种书开面比较小，只有课本个一半，而且种书图文并茂，好人坏人一看就清清楚楚，就算勿识字或者识字勿多也看得懂，特别适合小朋友。

当时小书摊个老板是位戴眼镜个老先生，就住辣旁边弄堂里，背个驮，看上去斯斯文文，待人交关和气。因为书摊就摆勒车来车往个马路边浪，有勿少扬尘，伊常常拿把鸡毛掸子勒书架浪掸来掸去，怕书被弄脏。从书店买回来个连环画，伊倭要先拿封面裁下来，用牛皮纸重新做封面，再用毛笔写上书名。买来个书有厚有薄，薄个就单本出租，厚个就分成几册。勿管是单本或者是分成几本，伊倭会用牛皮纸制作书套，并辣书套浪写明“上、中、

下”或“一、二、三”等顺序。

伊一早就出摊，天稍微有点暗就收摊。收摊辰光，伊拿书架浪个书放到一只带轮盘个木箱子里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再拿撤空个书架背面朝外迭拢，连同几条木靠墙放稳，用油布盖好，防止半夜落雨，再用铁链锁好，随后就拖仔木箱回屋里。碰着礼拜天，伊出摊会早一眼。

埃歇辰光租一本小书只要一分洋钿。为了少花钞票多看书，我常常搭同学或者弄堂里个小朋友轮流出钞票租书，再凑了一道看书，至于出钞票个人，掌握翻页个权利。我爷娘收入勿高，我平常既啥零用钿，只好偶尔从爷娘拨个早饭铜钿里省一点，拿去租书。有辰光实在既没铜钿，只要对爷娘讲是到小书摊租书看，爷娘总会拨我几分洋钿。因为爷能一来，我就勿会勒弄堂里跑来奔去，打打闹闹，就勿会碰痛或者闹祸，爷娘也好少操心。

虽然看小书个大多数是住勒附近个小朋友，但是偶尔也会有大人来轧闹猛。我就好几趟看到有拉客个三轮车（类似现在个出租车）停勒小书摊旁边个马路边浪，三轮车工人利用等客人个辰光，租本小书坐勒自家车子浪看。

小书摊是我小辰光个“第二课堂”。我从书浪生动形象个画面搭简单明了个文字当中长了见识，也学到勿少课本浪既没个知识，对我后来个成长有蛮大个帮助。虽然已经是七十多年前个个体了，但从小书摊浪看来个《鸡毛信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故事现在还是印象深刻。

光明食堂搭仔M咖啡

◆ 沈一珠



是酥得来，一点骨子也既没。迭能烧法，倒确实是食堂菜个味道。而上海人欢喜吃个辣肉面，肯定不是肉末做个，是腿肉斩成了，浆好，生炒，微辣，入口嫩而弹，带一点点甜味。

吃饭勿欢喜人太多，就像从前单位里中饭辰光，看到食堂里人多了，就跑到外头饭店里吃，现在还是迭能，社区食堂排队队长，只好调地方了。否则，饭前要排廿分钟队，吃饭辰光还要看拼桌姆妈随便自家小困勒对面扭过来扭过去，徒手勒汤碗里抓排骨吃，还要担心汤水溅过来……

既然市场有需求，食堂阿可以多开几家？像现在上海到处有个咖啡馆，三步五步就有一间。有辰光走过一排咖啡店门前，居然会生出一份选择困难。所以，掰天进个迭家M Stand，一是人少，多少是因为受了食堂人多刺激；二是因为伊拉买两杯咖啡就送一只老好看个杯子；当然，新式特调个咖啡也蛮有意思：咸芝士拿铁，吃一口，觉着是E型咖，外向脾气，芝士味道软软搏搏，咸个甜个一道铺开勒嘴巴里，后劲比较爽；雪蜜乌龙拿铁，就是I型咖，内向性格，乌龙味道要寻，要猜，到最后就剩丝丝蜂蜜味道勒喉咙口，稍稍有点点滑腻……

饮料也有性格，跟人一样。

看看队伍，弯弯曲曲已经要排到门外头去了，至少要排廿几分钟。

想想，吃碗馄饨算了，至少勿需要排队。现包个菜肉馄饨还可以，有点自家屋里个味道。啥人晓得，拨前头一个爷叔插一档，馄饨迭能卖光最后一碗。问伊拉，为啥勿多包点？买单小弟讲，早浪四五点钟就开始包了……哦，勿晓得是吃个人突然多出来了还是材料预备少了？看看辰光，也就刚刚11点半……

掰末就吃面好了，一份咸菜肉丝面，加一份辣肉面浇头，再加块素鸡，一共37块。辣肉面几乎勿辣，是从前上海人个口味；肉丁烧得倒好像是老年人专供，肉酥

啥叫“嘴硬骨头酥”

◆ 阿娟

黑漆大头鬼交战：“替死鬼也不免有些‘嘴硬骨头酥’，无奈才说过了硬话，不好改口，只得装着硬好汉，说道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怕他则甚？”结果替死鬼被黑漆大头鬼一脚头打死在马上。虽然替死鬼知道自己的本领不如对手，但是吃亏就吃在嘴硬上了。要知道，嘴硬是要有硬实力支撑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“嘴硬”的歌后语在民间文化中颇为丰富，这些歌后语通常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一个人说话强硬、不轻易认输妥协的性格特点。例如：“开水煮鸭子——死了嘴

硬”，意思是鸭子经过长时间的烹煮，身体已经变得软烂，但嘴巴依然保持硬挺，形容某些人即使面临绝境或失败，也依然坚持自己的言辞或立场不改变。

“刚孵出个小鸡——嘴硬腿软”，意思是小鸡刚出生，腿部力量尚弱，嘴巴却已坚硬得能破开蛋壳，用于形容年轻气盛、说话强硬但缺乏实际经验或能力的人。

“蟋蟀打架——看谁嘴硬”，意思是蟋蟀在打斗时，常通过鸣叫和用嘴巴咬斗来显示自己的威猛，用于形容双方争执不下，都试图通过言语来压倒对方。

茄山河

姆妈老房子个居委会小刘打电话来讲，申请个一只报警器到了，叫阿拉抽空去拿。问伊拉，啥辰光方便？小刘讲，伊拉11点半吃饭，下半天1点半上班。因为下半天有事体，阿拉只好赶勒11点半前到。

老破小住宅区，居委会办公室门一推开，好几张写字台。一喊小刘，顶靠里一只电脑后头露出一只头来，一面孔阳光，小姑娘长得好看，像一个叫勿出名字个女明星。

报警器薄薄交一片，有一红一绿两只键，按绿键，出来一个上海女人个声音：有啥需要帮忙？小刘请对方改一只联系电话。上海女人重复一遍号码，讲：好，马上就改。然后，按红键挂脱。蛮有意思个高科技，对一家头住个老人来讲，碰着要紧要慢个事体，多一个寻求帮助个渠道，蛮好。

迭能一逮，又有机会到水城路光明食堂吃顿饭，之前去过，赤刮辣新个环境，菜也过得去，点了红烧肉、黄瓜炒河虾，还有一只小荤一只蔬菜一碗饭，送紫菜虾皮汤一小碗，一共六十几块，比外头普通饭店吃顿饭要实惠交关。掰趟再去，人更加多了，店堂里坐得扑扑满，有阿姨妈妈勒此地聚餐，也有姆妈带小朋友吃便饭，还有附近上班小青年出来混顿中饭，

在生活里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：有的人表面上言辞强硬，立场坚定；然而，一旦触及内心深处，或是面对真正的挑战与困难，那份表面的强硬便如沙堡般轰然倒塌，露出脆弱的本质。

在沪语中，常用“嘴硬骨头酥”来形容这些表面态度强硬，但实际上内心胆小、容易退缩的人。这种表达方式通过对比嘴巴的硬和骨头的酥，生动地描绘了这种人的矛盾心理和行为特征。晚清年间，张南庄在小说《何典》中有一段文字写替死鬼要上阵与